

文学宁夏

漠月 著

父亲与驼

作家出版社

父亲与驼

漠月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亲与驼 / 漠月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10
(文学宁夏丛书)
ISBN 978-7-5212-0202-1

I. ①父… II. ①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98486号

父亲与驼

作 者: 漠 月

责任编辑: 桑良勇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40 千

印 张: 20.75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202-1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學夏

“文学宁夏”丛书编委会名单

主 任：崔晓华

副主任：庾 君 雷 忠 郭文斌

编 委：漠 月 李进祥 闫宏伟

统 筹：吴 岩

漠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朔方》主编。1962 年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，1982 年毕业于宁夏大学。至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，出版小说、散文集 5 部。作品曾分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、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年度排行榜，连续四届获宁夏文学艺术奖，以及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等，被各种选刊和选本转载近百次，部分作品被译介国外。短篇小说《放羊的女人》被改编为电影《奔走的天堂》，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投拍。

文学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庄稼

崔晓华

塞上金秋，天高云淡，风清月明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。在这诗情画意的美好季节，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，迎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。

宁夏地处祖国西部，是中华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、丝绸之路重要节点，优秀传统文化遗存丰厚，自然历史内蕴丰富多样，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数以千计的诗词文赋，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”等，表达了诗人或豪迈或忧伤的爱国情怀；宁夏是革命老区，1936年，红军长征途经这里，留下灿烂的革命文化，毛泽东书写了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。古往今来，文学的特质、精神的象征、家园的意识，深刻地嵌入其中，并且流传至今，仍在流传。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岁月蹉跎，沧桑巨变，伴着九曲黄河悠远的涛声，我们回顾自治区走过的历程，一幅幅画面徐徐展开：艰辛、曲折、繁荣、辉煌。“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。宁夏大地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回汉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，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新成就，让我们感慨、激动、振奋。对于宁夏文学，对于宁夏作家，这既是记忆，也是现实，更是根植人民、观照时代、承接历史、面向未

来，而“出人才出作品”是最丰盛最具正能量的“活性因素”。

文艺的春天阳光普照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，宁夏文学事业步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，宁夏文坛开始呈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，其显著标志便是——“宁夏出了个张贤亮”（著名评论家阎纲语），脱毛之隼搏击长空，成为享誉中国和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。与此同时，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代作家，用自己的成就和影响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宁夏的文学创作，以及宁夏作家群的形成，这是一支颇为壮观的、以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队伍，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势头；他们的作品给文学界增添了异彩，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；他们突破地域的局限，向全国文坛迈进，终于实现了宁夏当代文学的跨越式发展。

2016年5月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以《文学照亮生活》为题，将公益大课堂的首课放在宁夏西吉县。原因是宁夏西吉县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的全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。宁夏的作家，有相当部分出自西吉，形成密集之势。西吉的作家们有这样一句话：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。铁凝主席掷地有声地补充了一句：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，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！表明了中国作协对宁夏文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。

生活滋养文学，文学照亮生活。

关于宁夏作家的成长，很有必要进行一次简要的回顾。宁夏作家大多数来自基层，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。众所周知，那时的农村和乡镇偏远落后、艰苦寂寞，长期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经历的困苦和磨难充满了他们的记忆，在这样的记忆里，似乎是苦难多于欢乐，乃至重叠着父辈们流浪、迁徙的背影和脚印。但是，他们也有独特的优势，脚下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塞北大地，这样的地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和气质，后来伴随着解放

思想、改革开放的步伐，他们又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，强烈地产生了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和诉求，而这种需要和诉求必须通过心灵劳作得以实现，他们因此怀有宗教般神圣和虔诚的文学梦想。于是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宁夏青年作家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和磨砺，终于营造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——以其朴实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、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，发出本真的、诗性的、充满灵智的声音，显露出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宁夏的中青年作家，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淫于西部的人文气候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，另一方面本着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信仰和坚守，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书写和表达上，继续保持着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意，以及民族语言特殊的美质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宁夏作家不跟风、不时尚、不焦躁，内心安静，他们通过带有浓厚的地域性、本土化的写作，以及对西部整体的文化关怀和持续不断的挖掘，呈现出来的是西部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、历史与现实、敏感与顽固、苦难与信念、理想与追求，是西部人的宽厚、隐忍、执著、抗争、牺牲，等等。同时，他们的作品由于客观、真实的叙写，因此又有着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的意义和价值。正是他们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，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。宁夏作家群的形成和崛起，以及他们的人文立场、精神向度、情感因素和创作风格，不仅预示着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，也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系统。

概括地讲，这六十年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六十年，也是宁夏文学不断繁荣兴盛的六十年。作家队伍生机勃勃，新人不断涌现；文学创作空前活跃，高潮迭现；文学作品硕果累累，产生了一大批记载历史、见证变迁、叙写西部、反映时代、宣传宁夏的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。

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我们编辑了这套二十卷本的“文学宁夏”丛书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是宁夏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。宁夏文联高度重视，几经酝酿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本着好中选优的原则，给予确定。入选该丛书的作家系“60后”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，既有作家、诗人，也有评论家，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情厚境美、韵味深长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、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，有的荣获鲁迅文学奖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、庄重文文学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奖、《诗刊》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等重要奖项，有的多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；有九名作家作品集入选中国作协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；大量优秀作品被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和选本发表、转载和选入，还有相当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推介到国外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是宁夏中青年作家的又一次集体亮相，也是对宁夏文学成就的进一步展示，旨在精要地反映宁夏文学的优秀成果，以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宁夏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，为研究者提供较好的选本。这套丛书的出版，也是给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。总之，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意义重大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宁夏地处西部，西部是中国文学的广阔沃壤。人民是大树，作家是小鸟，小鸟只有栖息在大树上，才能够自由地歌唱。在此，真诚地祝愿宁夏作家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，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绽放更加绚烂的文学之花；真诚地祝愿宁夏文学沐浴着古老黄河的神韵，乘着新时代的强劲东风，向着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浩瀚大洋奔流而去……

（作者系宁夏文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）

“文学宁夏”丛书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眼欢喜》 | 石舒清 著 |
| 《我们心中的雪》 | 郭文斌 著 |
| 《行行重行行》 | 季栋梁 著 |
| 《父亲与驼》 | 漠 月 著 |
| 《一条鱼的战争》 | 金 瓯 著 |
| 《换骨》 | 李进祥 著 |
| 《蛇吻》 | 张学东 著 |
| 《嘉依娜》 | 了一容 著 |
| 《头戴刺玫花的男人》 | 马金莲 著 |
| 《核桃里的歌声》 | 阿 舍 著 |
| 《稻草人》 | 赵 华 著 |
| 《塔海之望》 | 杨 梓 著 |
| 《西域诗篇》 | 杨森君 著 |
| 《篝火人间》 | 单永珍 著 |
| 《山歌行》 | 马占祥 著 |
| 《知秋集》 | 钟正平 著 |
| 《在一座大山的下面》 | 梦 也 著 |
| 《守护风沙中的一盏灯》 | 郎 伟 著 |
| 《张贤亮的文学世界》 | 白 草 著 |
| 《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》 | 牛学智 著 |

目录

CONTENTS

- 湖道 / 001
- 放羊的女人 / 013
- 父亲与驼 / 030
- 锁阳 / 046
- 赶羊 / 062
- 夜走十三道梁 / 078
- 白狐 / 097
- 山里的树 / 108
- 冬日 / 122
- 岗岗滩 / 142
- 老狐 / 164
- 暖 / 180
- 菜园 / 198
- 荒地 / 212
- 搭车 / 227
- 秋夜 / 243

老满最后的春天 / 262

五月沙枣花 / 276

墙上的裂缝 / 289

西部西部 / 305

湖道

说是湖，其实并无水，那番大水汤汤的情景便不存在。湖道，周围的牧人都这么叫，却是由来已久。旱的时候居多，等到进入秋季，才有难得的几场雨，湖道里就开始湿润起来，草根紧接着活了，茵茵的青绿泛开，然后就是连片的芦苇。草深的地方，能齐了人的腰，一群羊走进去，霎时不见了踪影，倒像是草把羊给吃掉了。

草是命根子。

在沙漠牧区，这样的湖道并不多见。靠天放牧，逐草而居，牧人便将湖道看得珍重。只要有草在秋天的湖道里荡漾，牲畜度过寒冷漫长的冬春就不愁温饱，牧人的日子就能过得很消闲。湖道好比是城里人开办的银行，那一排排随风涌动的草就是大票子。这真是上苍恩赐的，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为错。牧人就依傍着这湖道，活了一生一世。

八月将尽，天高云淡。湖道里的草开始泛黄，一天脱去一层绿。秋风中浮荡的草一波一折，花白的芦苇本是昂扬着的，这时也变得谦和了，不停地点头哈腰。草香四处飘溢，醉透了一道道沙梁。眼下的这个湖道，按居住习惯就近划给了相邻的两家牧人。两家牧人恪守着古老的传统，谁也不会偷着去先动一根草。谁若先动了，一根草就会把这个人压得一生都翻不起身。一根草有如此巨大

的重量，城里人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。其实，这两家牧人早就等急了，把镰刀都磨过好几遍了。终于，天上传来一声“嘎咕”。大雁是在夜间飞过湖道上空的。大雁的这声“嘎咕”，在深沉的夜里听上去特别清晰，让牧人彻夜不眠。第二天，湖道的东西两头悄然地支起了两顶帐篷，又悄然地升起两缕炊烟。

正午的时候，阳光无遮无拦地照射着草浪中的两张脊背。两张脊背让稠密的草浪隔开，一起一伏地，晃动得很有节奏。草香里混合着人身上的汗味，渐渐地浓酊起来。两边的打草人虽然离得远，却是头顶着头，乍一看就像两只在草浪里潜行的野兽，正蓄意地接近对方。两边的打草人还没搭过一句话，只听见唰唰唰，镰刀飞舞，阳光在刀刃上刺眼地一闪又一闪，挟起阵阵灼热扎进草浪里。镰刀很烫，刀刃扎进草根的瞬间，草被烫疼了似的剧烈颤抖。只要一开割，一切都变得单纯了，打草人的眼里就剩下齐刷刷硬扎扎的草。都抢着多出草，便心照不宣地展开竞争，暗暗地攒着劲，屁股后面像有一群狼追撵着。两个人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力量，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坚韧。

他们打掉了几当子又宽又稠的草。大片的草根在湖道里挺立着，人的秃脑袋一样袒露出青湛湛的头皮，还有无数被踩死或让镰刀拦腰斩断的蚂蚱之类的草虫儿。湖道里开始一片狼藉。再接下去，两个打草人实力上的差异就显现了出来。湖道里的两个草垛，都在一日高过一日，却分明是东边的那个高出许多，西边的那个小下许多。说得难堪一些，西边的那个草垛像个鸡窝。一大一小两个草垛自然是沉默着的，它们不能垛到一起，如果能够垛到一起，就很巍峨了，会像一座山头那样地雄踞在湖道里。

它们不能垛到一起，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秋日渐短。每逢夕阳西下，湖道里一片幽暗。巨大的阴影水般漫漶而至，遮蔽了支起在沙梁之上的两顶帐篷，如果没有炊烟升起，可以将它们想象成两颗没有任何生命信息的石头。不过，在朦胧的夜色里，那两个草垛反倒变得温馨了，仿佛两只栖息安睡的鸟，夜的秋风拂过，草梢子像鸟的羽毛在轻柔地波动。

东边的帐篷里，亮子咕咚咕咚灌下去早就晾好的一壶茶水，肺腑立时通透清爽，没去了多半的疲累，从头到脚都很舒坦。亮子一声叫唤：娶了个……娶了个啥？后面的词颓然地噎了回去，扭头四处张望，竟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。进湖道半个月不曾说过话，这可嗓子一声喊，把自己着实吓了一跳。人要是这么长久地不说话，没准就真的变成哑巴了，亮子这样想。西边的那顶帐篷里悄无声息，没有升起晚炊的烟火，真的跟石头一样。往日这时辰，那边早已经燃起了一堆火，帐篷像个灯笼透着光亮。亮子便也没了做饭的心思，躺到羊毛毡上点了烟抽，脑子里仍旧乱哄哄地无法入睡。折腾了一阵后，亮子光着膀子和脚板走出帐篷。晚间的沙地柔软中透出一丝温热，搓得脚板酥痒，宛若一只小手儿轻轻地抠着。亮子又忍不住瞄那西边的帐篷。那顶帐篷很旧了，有烟熏过的黑渍，有雨水淋下的黄斑，还缀着几块刺眼的补丁，大白天看上去，像是一棵有毒的花蘑菇。

罗罗还没有走出湖道。

罗罗起早贪黑，为的是让自家的草垛更大些。可罗罗是个女子，力气总是有限，十天八天还行，时间一长就跟不上趟了，怎能比得过亮子呢？亮子想，罗罗你能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，那才叫日怪呢。你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，我就没脸了。黑暗中，亮子自信地背着手，不出声地笑一笑。他不明白自己咋就没了睡意，打了

一天的草，腰杆子仍硬着。亮子往湖道走去，他想趁着这股心劲儿，把天黑前割倒的草码到草垛上去。这样的草垛到了冬天也会绿着，羊吃了肯上膘，不比那娇贵得让人伺候的高粱和苞谷差。羊就该吃这样的草，而不是吃那高粱和苞谷。草才是羊的粮食。

不知不觉，亮子两只瓷实的脚板踏过草根，离罗罗很近了。亮子越过自己的那个大草垛，他把码草的事给忘了。唰唰的打草声和罗罗的喘气声，在夜幕下响得异常清晰，终于把亮子牵扯了过去。亮子像是无法抗拒，只有乖乖地走。夜还不是很深很黑，虚弱的星光在罗罗的镰刀上摇曳着，像一滴一滴的水。星光下的镰刀是冰冷的，裹了一层幽幽的寒气。亮子离罗罗很近了，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站住，把几束坚硬的草根踏进了沙地里，他都没有感觉到疼痛。亮子就居高临下地看着罗罗。罗罗弯着腰，屁股撅得老高，像一只母羊吭哧吭哧地嚼着眼前的草，饿极了的模样。罗罗身上的汗褂儿滑脱了，一大截皮肉露在背处，浑圆而饱满，这是一个女子熟透了的腰条儿。那腰条儿真是很白，白花花地闪着亮，蜕去皮的锁阳一般，水光四射，柔嫩而新鲜。亮子就被狠狠地蜇了一下，眼前恍惚着一片雾似的，整个的人都晃了几晃。

哦。亮子舌根儿颤了一下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罗罗没有应声，头都不抬。

罗罗当然知道是谁，却照例操作着，镰刀深深地扎向草根。刀刃触到草的那一声响，一点儿都不清脆，亮子就知道镰刀钝了，不能游刃有余。被摁倒的草似受到惊吓的马一样猛地竖起鬃毛，直扫罗罗的脸面。有几根草和一撮头发纠缠起来，弄得罗罗很狼狈。罗罗身上的汗气很重，一股一股地弥散着，像母羊身上发出的味道。亮子就暗暗地嗅着，沉迷地在罗罗面前站立很久。